



走进青州

林基强

与朋友小酌,谈及游青州的感受,他的言语间满是流连。有景如斯,焉能不游!于是,我来了—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从烟台出发时,晨雾正在渤海湾上织着薄纱,车轮碾过沾满露珠的公路,胶东半岛的丘陵如卧龙般横亘东西……慢慢地,青州的轮廓在这农耕文明的褶皱里渐次呈现。

—

青州六座古城(广县城、广固城、东阳城、南阳城、东关环子城和满族旗城)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玉块,见证着“海岱明珠”的沧桑。

南阳城的古城墙披着金色的煦光,阜财门瓮城上的野艾随风摇曳。抚摸着垛口风化的青砖,那触感粗砺得如老者的掌心,指腹仿佛能摩挲出洪武年间夯土的颗粒。

登临广固城城墙西北角楼,恍见1600年前南燕国都的猎猎旌旗。慕容德在此建都称帝时,绝对想不到,他的广固城会被刘裕用“地道战”攻破;更料不到,千年后的此地会成为状元赵秉忠殿试卷的诞生地。

偶园街的市声漫过城墙,百年药铺的戥子称量着时光。隆盛糕点铺前,穿着香云纱的老太太絮叨着:“蜜三刀要用芝麻香油起酥,如今年轻的娃儿总爱偷换豆油。”她的银镯碰着玻璃柜台,叮当声里晃过公私合营时的铜招牌。

拐进剪子巷,青石板忽地

吞没了喧嚣,墙根凤仙花探出胭脂色的脸。穿校服的少年蹬着轻便的山地车快速掠过,车铃声惊起瓦当上的麻雀。后座画板夹着的宣纸上,未干的《醴泉铭》拓片晕染出淡淡的墨痕。转过街角,郑道昭的《白驹谷题刻》拓本正在画廊橱窗里与当代水墨对话。这位北魏书法巨擘任青州刺史时,将魏碑的雄浑注入云峰山石,此刻他的笔意却在少年临帖的狼毫下重生。不远处,欧阳修纪念馆内杨柳依依,枝叶婆娑,树荫里藏着“宽简而不扰”的为政之道——当年他减免赋税时,可曾预见今日树下扫码支付的便捷?

博物馆的展厅里,佛陀们在恒温玻璃后微笑。那尊北魏贴金菩萨低垂的眼睑似闭非闭,唇角扬起的弧度依然慈悲如初。解说员轻叩展柜,声波惊醒了沉睡的贴金残片。展厅深处,赵秉忠的状元卷在特制展柜中泛着幽光。这份明万历二十六年的殿试对策,楷书工整如雕版印刷,朱批“第一甲第一名”六个字仍鲜艳如血。隔着玻璃细观,仿佛看见寒窗苦读的士子,在青州南阳河畔将“天人三策”研磨成墨,更听见范仲淹知青州时创办的松林书院里,琅琅书声穿透千年: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

二

云门山的石阶被晒得发烫,卖酸梅汤的老娘在古柏下

摇着蒲扇。她竹篮里的粗瓷碗盛着晶亮的酸梅汤,与网红奶茶店的塑料杯在观景台上平分秋色。摩崖“寿”字如天神挥就的符咒,无人机在题刻前升降起落,将祈愿的红布条与自拍杆收纳进同一帧画面。

攀至山巅,邢玠纪念碑的铜像正遥望着朝鲜方向。这位明代兵部尚书平定倭乱时,可曾想念家乡的云门翠芽?而今,他的故里井塘古村,石墙缝里,野菊与多肉植物共生,古戏台上的茂腔与电子琴合奏着新曲。山腰处,冯溥别业遗址的残碑旁,几个孩童正在寻找《佳山堂诗集》里歌咏的“十亩苍烟秋放鹤”的意境,却不知他们追逐的蜻蜓,正掠过北宋名相王曾故里郑母村的千年古槐。

南阳河把城市对折成册页,北岸垂钓者盯着浮漂的颤动,南岸咖啡馆的虹吸壶正吞吐着云门翠芽的清香。练书法的老者在步道上蘸着水写完“海岱惟青州”,穿洛丽塔裙的少女已踩着滑板掠过遒劲的字迹。河水记得大禹在此画野分州,李清照曾临水校勘金石录,而今夜,它将倒映酒吧街的霓虹,把摇滚乐揉碎成粼粼波光。历史的沉香在水面漂浮,如同老茶客杯中的菊瓣。

漫步河畔,郦道元考察过的石桥已成遗址公园,他笔下的“巨洋水”仍在滋养两岸田畴。不远处满族旗城的八角鼓

声隐约可闻,当年戍边八旗子弟带来的萨其马,早已融入隆盛糕点的蜜三刀。河水转弯处,偶园里的太湖石仍保持着冯溥“文人造园”的雅趣,只是假山前的汉服拍照客取代了吟诗作对的士大夫。

三

井塘古村的石巷蜿蜒如时光隧道,办喜事的人家把红绸挂上六百岁的古槐。流水席上的野菜饺子还冒着热气,民宿木窗已亮起仿古灯笼。老石匠敲打门楣的鑿子声,与抖音直播间的背景音乐在巷口短兵相接。在保存完好的吴家宅院,明代举人吴麟徵的“忠孝传家”匾额下,九旬老人正在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。她说起“祖上出过十二位秀才时的骄傲”,与说起孙子考上211大学时的欣慰别无二致。天井里的古井仍泛着清波,倒映着无人机航拍古村全景的身影。当年吴氏族人汲水研墨书写八股文的情景,与如今网红直播带货的画面在波光中叠印。

老剪刀铺的炉火映红了锻造师傅的脸,他锻打铁坯的节奏暗合着蓝牙音箱里的爵士乐。“明洪武年间祖上给衡王府打佩刀,现在……”他苦笑着展示淘宝店订单,手机屏保却是龙兴寺菩萨的微笑。红丝砚作坊里,学徒用3D扫描仪建模时,老匠人正对着枯竭的砚石矿脉叹息,粉尘落在他珍藏的《青州府志》上,恰好盖住“物阜

民丰”四个朱批小楷。

夜宿古城客栈,木格窗外月色如银。穿堂风翻动着案头的《齐乘》,泛黄纸页间簌簌落下几片槐花。书中“土居少阳,其色为青”的释名,在空调外机的嗡鸣声中显得格外清冷。忽然听见更夫敲梆的模拟音效从景区的喇叭中传来,与外卖骑手电动车的鸣笛合奏成时空交响曲。这声响惊动了窗棂上的铜风铃,叮咚声里,寇准知青州时疏浚的七阳河仍在流淌,富弼创设的“青苗法”试验田已变成生态农业园,冯溥手植的丁香在古街巷年年绽放。

四

离去的清晨,薄雾中的城墙宛如未干的水墨画。看早班公交碾碎槐花,看晨跑者在马道上踏出新痕,车轮启动的刹那,老茶社的铜壶正发出沸腾的欢鸣,檐角铜铃与槐树上的百灵合奏着骊歌。后视镜里的青州渐渐洇开,而云门山巅的“寿”字始终矗立,像天地挥毫写就的永恒印鉴。

这座揽尽海岱灵秀的古城,用“1600年弦歌不辍”滋养了状元文脉。今日的青州,古九州的气韵在扫码入园的“哔哔”声中流转,状元卷的翰墨香与网红咖啡的焦香交织。当无人机掠过龙兴寺遗址,蓦然发现,原来真正的“信美东方第一州”,从不是凝固的标本,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,生长出的新的年轮。

睹物明理

綦德周

走进储物间,我就会不自觉地瞅瞅东墙上挂着的那把饱经沧桑的锯。锯的木柄早已磨凹了,那6股增强拉力的棕绳,有的已经损伤,耷拉下来。那根薄薄的锯条上,涂着一层油,散发着淡淡的光亮,不失“年轻时”的朝气和威严。

这把锯是40多年前我到城里工作时,父亲从他木匠屋里挑选出来,让我带在身边的日用家什。

父亲是老木匠,在当地颇有名声。从我记事起,他木匠屋里的木工家什琳琅满目:工作台上摆着斧头、凿子、木钻、竹尺、大大小小的推刨等等;东墙上挂着大小不一、各式各样的锯,有刀锯、手锯、截锯等。这些工具动的时候如战场上的

刀、枪、剑、戟,威力不可小觑。

在木匠工具的大家族中,锯的地位举足轻重。做木工活时,锯总是充当急先锋。锯的兄弟姐妹们知道,论智慧、远见、卓识,谁能比得上酷似长剑的锯?没有。单说那牙口,斧头、锛、凿子,充其量只有一枚大门牙,那苗条的锯,长着一排齐整雪白的伶牙俐齿,干起活来,自有“快刀斩乱麻”的大将风度。姊妹们心里明白,有些地位不是去争就能得到的,争,也得有资本和能力啊。

锯,作为木匠的必备工具,并不是新买回来就能用的,是需要装饰打扮的。刀锯,需要配上一个木柄。不同尺寸的截锯、开板大锯则要配上一个工字框,把新买的锯片固定在一侧,另一侧

加上紧固绳索。到了这一步,它们才可以被称作锯。这之前,只能叫锯片。

有一天,父亲让我看他开锯路。他用铁锉把每个铁齿锉磨得既尖又薄又锋利,然后用钳夹小心翼翼地夹着锯齿向两侧轻轻掰开,说这叫为锯片开锯路。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摸着刀片说:“有经验的木匠,会经常锉磨锯片,开开锯路。锯路与人生有点相似,人生之路不能走得太窄,太窄,会名声损、友情寡、事难顺。就像人过日子,不能光顾自己,四邻八舍能帮就帮帮。你帮了别人,自己的路才宽,才好走。”当时听着这些话,我感觉很新鲜。

乡间匠人熟知一句话:长木匠短铁匠。长木匠就是木匠

下料,尽量让木料尺寸长于实用尺寸,这样,就能避免实际加工制作中出现缺陷。长了,就让锯活动一下身子骨,锯掉多余的料。木料留得长一点貌似一件细微之事,仔细品咂,却蕴含着不一般的智慧。长,就是留有余地。韩非子《说林》中有言:“刻削之道,鼻莫如大,目莫如小。鼻大可小,小不可大也;目小可大,大不可小也。”

流水有回旋的余地,才会减少灾害;江河有涨落的余地,才不致泛滥成灾。留有余地,才能做到均衡、对称、和谐。

平日里,要是遇到梧桐一类的木质松软材质,无论哪把锯都能迎刃而解。如果遇到枣木、槐木一类的坚硬材质,就要选一把口齿大小合适、锯路适

当、年龄正盛、经验丰富的锯,这当然需要“锯王”出场了。你看吧,那棵经历几十年风雨、一搂多粗的大枣树,经“锯王”不懈割锯,几个时辰便成了片片薄板。看着落在地上的那些如同骨肉碎渣的暗红枣木锯屑,“锯王”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它的主人则拿着墨斗在新扩开的枣木板上微笑着勾画着。宋人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中有个成语“绳锯木断”,比喻力量虽小,只要坚持下去,事情就会成功,与“滴水穿石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父亲送给我的这把锯,挂在墙上从不说话。不说话也是一种态度,静静思考琢磨也是一种智慧。它让我明白了人生的许多道理。